

日本女間諜與我(五)

「花叢諜影」第一部

羅陽原著。冉孤鶯譯

偵知日本諜網計畫

我和莉莉研商，決定協助某將軍，搜集日本間諜活動資料，莉莉堅持不參加特工組織，不收待遇，祇盡義務。同時也不經常從事情報工作，祇在我們交際遊樂時刻，藉機辦理某將軍特別交辦事項，作偵察、探索工作。我因此拜見某將軍，鄭重說明不參加核心組織，不受酬，祇盡義務，利用我公司對外貿易機會，替他辦理特別案件，某將軍欣然同意，當即交代我兩個專題：(一)日本在華桃色間諜網(附交下資料要我查證)(二)日本特務在華南。我接受這兩項任務後，先着手日本桃色間諜網的偵察研判工作。

我和莉莉應用各種關係搜集資料，經過五個多月的時間，對於日本在中國所佈置的驚人的桃色間諜網作了一個專題報告，全文及所附資料長達五萬字，現就其中重要部分略述如下。

抗戰前日本在中國の間諜工作，除收買漢奸，利用過氣北洋政客外，便是利用日本女性，在上海會組織一個「國際偵察局」，最初由川島芳子主持，川島芳子化名李雲霞，她曾經在上海各

舞場和許多著名交際場中出現，川島後來回到北方便由舍英島在上海主持，國際偵察局所用人員，除極少數男性外，多數都是女性，共二十餘人。民國二十四年以後因舍英島成績欠佳，日本又加派掘切善次郎到上海協助工作，掘切早在日俄戰爭時，曾擔任間諜工作為時甚久，成績甚佳。舍英島曾擬有新的計劃，呈日本參謀本部核示，(國際偵察局受日本參謀本部直接指揮)舍英島的計劃內容是：

①盡量利用女性搜集情報。
②在上海創設跳舞學校兩所，豪華大舞場所，利用訓練過的舞女與外界接近刺探消息，搜集情報。(莉莉曾伴我到跳舞學校去過兩次)

③收買各機關、各團體學校著名的交際花，要她們參加間諜工作，發展外圍組織。

早先受日軍利用後來脫離日本關係的石友三，曾與川島芳子在北平東華八寶胡同六號組織過「石川交通團」，辦理「家庭婦女工作訓練班」拉攏在野要人的眷屬姨太太，刺探軍政情況，被拉攏者，有殷汝耕之妻殷慧民、張宗昌八姨太太等人，殷慧民及張宗昌八姨太太都是日籍女子，在

石川交通團擔任交際，石友三曾派別動隊分隊長日人青龍一郎任姨太太間諜團的保鏢。

日本又在東京訓練一批美麗動人的少女，她們之中多數懂得中國南北各地方言，服中國裝，共三十餘人，到中國各大政治軍事中心地點做娼妓，散佈在各舞場當舞女，勾結政府官員以及熟悉黨政軍情形的在野人物，搜集秘密消息，按時向上海日參謀本部駐辦事處報告。

自民國二十三年開始在廣東福建兩省，派了許多化粧茶房女侍一類的日籍女子，尤其在廣州沙面和長堤一帶極為活動。這些茶房女侍曾受過特殊訓練。她們和一些青年軍官以及政府機關的職員們，發生密切關係。向青年軍官賣弄色相。有時還借錢給青年軍官們，後來各軍官間因爭風吃醋的事，引起廣州市警察局的注意，偵察詢問結果各女侍都有間諜行為，於是被強迫離開廣州。

日本間諜在我各軍事要區均有女子諜報組織，不惜鉅資收買各地美女，自民國二十年至二十四年被收買者，為數達數百人之多，均由漢奸失意政客介紹偽稱代寬高尚的職業，被收買後，用種種威脅利誘的手段，強迫不得對外洩露機密，

中 嚴密監視行動，訓練這些美女如何偵察情報，如何結交社會羣衆中的領導人物，搜集各方情況。華北女子謀報總機關設在天津日租界宮島街，共有間諜二十三人，由川島芳子領導，分爲四隊，第一隊七人，川島芳子兼任隊長，駐天津；第二隊七人，徐東園任隊長，駐北平；第三隊四人，荆連芳任隊長，駐張家口；第四隊五人，楊素香任隊長，駐保定。各隊隊長行蹤住址絕對保密外，隊員分佈駐在地的娼寮舞場等娛樂場所，藉機接近當地軍政要人，施展「美人計」，在令人不知不覺之間刺探消息，同時乘機以金錢收買「漢奸」。

公而後私研究婚事

莉莉和我從事偵查日本桃色間諜活動一案，我們早出夜歸，儼似夫妻，生活非常舒適，祇等她的離婚手續辦妥，以便安心出外遊樂。一個月過後的一天，英國律師打電話來，找莉莉聽話，她聽完，面色凝重不發一言。

「律師說了些甚麼？」我問。

「他說上星期已同對方見過，談話結果非常圓滿，他完全同意無條件分離，不料昨天，律師差人送信，通知他明天下午三時，在事務所兩方面面簽字，送信人回報說收信人已搬走了，去向不明，律師向非領事打聽，纔知對方已於上星期去過領事館加簽護照後，返非律賓去了。律師說，他這一著棋，非常厲害，因為他目前的罪名不過是夫妻吵架失手傷人，以及棄家出走，但未經法院判罪。他一走了之，既無法加以通緝，更無

論引渡歸案了，祇有等他回到上海時候，再正式提出訴訟。同時他勸我在五年內不要結婚，不然的話，可能由原告變成犯了重婚罪的被告了。他說他已函請非領事注意，如有他回上海的消息立即通知他。」

「想不到律師也會上他的當，妳不必失望，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拆散我們的情感或我們的實質關係，結不結婚對我無所謂的，我們把這段時間，祇當它是長期的戀愛，也是真愛的試金石，結婚證書，並不能保證幸福，反而可成爲累贅，妳目前的情形，是最好的證明。從今天起，我們可以放心地出外遊玩了，下了班我們先去百貨公司。爲妳添購些衣服鞋襪飾物，晚上大大慶祝一番。」

「我也覺得我的衣着太像舞女，在辦公室不大適合。」

「我倒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要妳把舊的都忘了，重新開始。我並不要妳改成黃臉婆似的女職員，因爲最好的女伴是下床像貴婦，上床像妓女呀。」

「你倒挺難侍候的呀！說真的，我覺得你的思想行動，與衆不同，我們相交至今，我還不知道你以前的事，請你講些給我聽。」

暢談身世與人生觀

「我十六歲時，父親去世，幸虧家中經濟狀況不錯，在國內大學畢業後去英國留學，雖然我學的是商科，我對於哲學及文藝也有些興趣，又交了些英國文人。在國內時我家信的是佛，在大學

時我又研讀了老莊，所以對於人生觀點是很消極的。到了英國，見到我的朋友讀到那時風行的文學，都是傾向於頹廢享樂及唯美主義（與一次大戰後在法國流行的「存在主義」相似，更使我對又交了幾個放蕩形骸的法國青年，因此更使我對人生的價值，消失了使使命感而趨向於「遊嬉人間」及「人生幾何，及時行樂」的觀念，同時我也相信佛說的「轉世」「緣份」「因果報應」等觀點，我以爲人既是被動來此世界，應在此數十寒暑內主動地享受，而最大的享樂即是男女之性愛，佛雖說「色即是空」他也說「空即是色」，連孔老夫子也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的話。因此回國以後遲遲不願成家，總以爲緣份未到，我同妳相遇及相交，可能是緣份已到，看命運如何安排發展吧。」

「你對我的觀感如何？」

「對於文藝及女性美，一般評論界都以『真』、善、美』爲標準，但我對於女性美，以『美』、『真』爲先，以『善』爲次，而且加了『成熟』二字，我以爲『美』是引起愛的第一條件，『真』可維持愛情於不斷，『成熟』的男女，纔能從經驗上判斷對方的真偽，不致於被人利用，致於善惡之分，從古以來，仍無定論，因爲先天遺傳與後天環境都有關係，祇要真心相愛，過去的惡事都可原諒的。」

「你對於男女的愛，看法如何？」

「自人類有文字以來，不知寫了多少詩歌、戲劇、小說、文章描述及討論男女的愛，各有主張，到今仍無人能爲愛情一字作一定義，但有共

同的一點，就是肉體分離則苦，歡聚則樂，因此，我以為男女之愛，靈與肉是分不開的，男女之間，必須有肉的誘惑與情的相通，纔能維持不變。據科學研究，人生下來從餵奶時起直到壽終以前，性慾始終長存，所以我反對純情之類作品，以及童男玉女型的愛情故事。這種都是不健康的無病呻吟而已。」

「你未免太重視性慾了，但我很能瞭解你對我的心情與觀感。」

私訂終身先行開張

當天近晚，我們先到百貨公司為她買了幾套內外衣服、鞋襪、化粧品等物，我又買了兩只訂婚戒子，在互相戴上時候，我笑着說：

「從今天起，我們私訂終身，先行交易，擇吉開張。好不好？」

「但願能早日開張。」

我們在第一次相會的大旅社內吃完晚飯後，去電影院看了夜場返家，那夜她姘媚異常，使我特別的心滿意足。

從此以後，我們經常每隔一、二天無拘無束地到處遊樂，因為她懼怕在舞廳遇到熟客，我們祇有偶爾到夜總會及沒有舞女的大飯店去跳舞，享受些音樂、美酒及豪華燈光、裝飾共同造成的滋養情慾的氣氛。但她的預防，並沒有十全的效果，因為有幾次仍遇到了她熟識的男人，每次她很大方的介紹我是她的未婚夫。但事後她常有些耿耿於心，有一次她似乎很抱歉的向我說：

「我們不再去舞場，改去郊外或遠處旅遊好

麼？」

「妳不必為這些小事煩心，我是個不咎既往，不拘小節的人，妳過去一段不幸的生活，當它是人生成長中的經歷算了。我們可以擴展遊樂的範圍，不必為逃避他人而限制我們的行動，以後妳遇到舞場中的朋友！妳愛理不理，操之在妳，更不必為我介紹，讓他們去猜想好了。我們可以多去他處玩樂，妳如喜歡游泳我可以伴你到西青年會或賽馬俱樂部，喜歡旅遊，我們可駕車或乘火車去蘇杭各處，不過我有一個條件……妳必需學會開車，幫我長途駕駛。」

「完全同意，明天起即拜你為師。」

她年輕體壯又習於運動，反應迅速，不到三天已能在市區行駛，一星期後領到執照，我們在週末即去了郊區如龍華、江灣等處，過了些時，開車上了公路，去了杭州。因那時公路設備，尚不理想，我們去蘇州無錫、鎮江、南京遊玩是乘火車去的。平時下班後，我常常伴她去游熱水池，她泳術比我高明許多。她穿着新式的泳衣像美人魚似的出沒水中，曲線非常引人注意，尤其在我眼中，我們兩國佳人的體型，並不較西女遜色。在我們一同工作遊樂的五個月裡，我們的感情與日俱增，奇怪的是：當我們從遠遊或游泳回來後的一、二天內，性慾並不像平時那樣容易衝動，但心靈上的滿足，是無言語可以描述的，同時我們的視界也經歷擴大增加了許多，生活也變成了共同的經歷。

我把家裡的臥室，重新添換了傢具，把客房改成為書房兼坐起室，有共同享用的設備，但仍

各有書桌衣櫥，各有自己的空間，在這個小天地中，我們的生活真是十分自由甜蜜。

十二月份是我們公司應酬最多的時候，我為酬謝客戶，在我常去的大飯店，同莉莉宴請了幾桌中西客人，也同她參加了幾次西人的聖誕舞會及國人的謝歲宴會，到年底結帳時，公司又有很好的盈餘，我分給了同事們很厚的紅利，大家歡歡喜喜地過了年。

大連寄來的賀年片

新年開張的那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沒有發信人地址的信，信內祇有一張白底圖畫片，畫了一大朵紅色鮮艷的玫瑰，右上用正楷字寫着「恭賀新禧」，左下寫着「一九三五年春寄自大連」。我看後心中一震，但仍保持鎮靜，在莉莉不注意的時候，把它放入了鐵箱內一個藏有我未及送給玫瑰的金手鐲以及玫瑰復我的一封信的紙袋內。那一天我心神非常矛盾，一方面很高興得到她的消息，一方面想想我已情有別戀，再也不可能同她恢復舊情。但想起往事，又激起了許多情感。因為我總以為像玫瑰這種普通女人，不過是大機器中的一只小釘，棋盤上的一只卒子，在這大時代中是身不由己，生死由人的。我非但為我自己一代悲哀，也為日本人民可惜，我祇希望有一天同她再見一次成為朋友。

時間過得很快，莉莉和我在一起快一年了，她已與香港家人通訊，她時常想念父母，有一次她從抽屜內取出一只錦繡匣子，內有她在港時所攝的生活相片，她給我看了她父母的及她學生時代的

照片，我自動翻看了她同丈夫的結婚照。我看她丈夫長的非常英俊，他們是很好的一對，我說：「好一個青年，可惜被嗜好毀了。莉，如果你回來能改過自新，你們能重拾舊歡嗎？」

「你不要亂說，好嗎？說實在的，我同他也有過很甜蜜的一段時期，但我已淡忘了，我祇希望早日離婚，同你永居，你我的恩情，是無人可以破壞的了。你如不要看見這幾張結婚照片，把它們撕了吧。」

「那也不必，我喜歡看到你過去的一切神態，我是說說玩的。妳如想家，我們乘遊船去香港一玩好了。」我又說：「到目前我還不知妳的真姓名，真是太荒謬了。」「我姓潘名巧玲，我父親名念祖，他是廣東人，母親姓王是蘇州人，他們在老家都有親戚。」「那麼以後我叫妳巧玲了，好聽得多。」我說。

南去香港追探諜情

爲了偵察、研判日本特務在華南的工作，也爲了探望莉莉的家人，我和莉莉於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秋初乘搭怡和公司的船去了香港，因爲這是環遊世界的郵船，非常舒適，我們在船上過了蜜月似的兩夜，在第三天的晚上，到了香港，住進了古老的半島飯店。巧玲一進房間即與她家人通了電話，她說話時激動到滿面流淚，最後她約定請她父母明天中午到飯店相聚午餐。我們稍作休息，即下樓到餐廳晚餐。

我是第一次到香港，在馬路上見到香港的確是一個整潔繁榮的大都市。不愧被稱爲亞洲最好的

的港口及大英帝國皇冠上的明珠。當我坐在餐廳中，它使我回想起了我在英國幾年的經歷，但在此見到的英國人，似與本土上的英國人不大相同，因爲香港是殖民地，英國人都是趾高氣揚地自以爲高人一等的，在餐廳中，從他們男女正式的衣着及行動態度，已可見一斑。

這古老式的飯廳，裝修得極爲優雅華麗，廣大的飯廳，鋪滿了紅色絨氈，屋頂上及四壁都有油畫，垂下的燈都是水晶似的，廳中靠牆，有音樂師幾人，在臺上演奏。服務員大部份是中國人，都穿着白色制服，會講英語、粵語，態度特別謙卑。

我們點了全餐，侍者即先奉上兩杯香檳，隨即送上上海鮮冷菜，主菜共有野雞、魚、牛肉三道，上魚時，他加了一杯白酒，上肉時加了一杯紅酒，以後是甜點水菓及一壺咖啡。

在用飯時，我說：「巧玲，妳是香港仔，告訴我，香港有甚麼好玩的？」

「香港地小人多，又是人工建造出來的工商城市，除了吃、喝、玩、賭，及山上的風景之外，實在沒有可觀的去處。外來的觀光客大都是來購物享樂的。而且我覺得此地因地價高，一切公司房屋，都較上海爲小，你明天去街上看了，你會覺得一切不如上海。你是去過英國的，你的觀感如何？」

「我在英國是學生，本來是無此經濟能力，常去倫敦觀光享樂的，幸虧我父親有一個遠房親戚在中國大使館工作，他帶領我在倫敦玩了幾次

，參觀了多處名勝地區，又在大餐館中吃了幾頓，倫敦的建築及文物真可以代表西方文明的精華，而且那裡的人民，無論是貴族或平民，大都是和藹可親，彬彬有禮，同上海、香港的英國人不同的。」

「在香港是英國人第一，高等華人第二，其餘的都是奴才。」她也感慨的說。

「你父親是做甚麼的？」

「他是學法律的，現在一個周爵士的律師樓當幫辦，說來好笑，他同我還是港大的先後同學呢。」

「那麼同妳丈夫也是同學了。」

「正因爲他知道我丈夫是外國人又在學校中，風流出名，所以他極力反對我們結婚的。」

「妳有沒有把我們的情形，全部寫信告訴他？」

「他們已全知道了，他們很感激你，也覺得很抱歉遺憾，因爲他們二人，都信舊禮教，覺得我已非閨女，恐難與你相配。」

飯後，我們跳了幾次舞，即回房洗澡上床。那一夜她翻覆難以入睡，自動抱着我親暱了幾次。

準岳父母提出難題

第二天醒來時已近午刻，我們趕緊洗理下樓，坐在靠近入口處喝咖啡等她父母。

坐了不少，見到一對中年中國夫婦相偕進門，巧玲立即起身奔去，緊緊的抱了她的母親一下，又轉身叫了她的父親，牽了他們的手走來向我

介紹。她父母都穿了綢質唐裝，年在五十開外，他父親留有八字式的短鬚，帶了金邊眼鏡，在袍子外穿了一件馬甲。口袋上橫掛了金鍊一條，掛英鎊二枚，十足像一位香港式的中國紳士。

潘先生很熱烈的同我握手，他太太也興奮的向我打招呼，微笑着向我看個不停。我們坐下後，侍者給我們菜單，很恭敬地等我們點菜，我看中午全餐比晚上簡單，問他們要否另加一道菜，他們不要，他二人都不喝酒，我們也不便飲酒，因此即叫了些冷飲，巧玲另添了一盤火燒水淇淋。她向我說：

「這個甜點，在上海還未見過，你一定喜歡的。」

潘先生很誠懇地向我說：

「羅先生，巧玲的事，她已在信中告訴了我們，我們二人感謝你把她救出火坑，終身難忘，目前難事尚未解決，我們也無顏面向你作何請求，但希望你們能永遠相愛，使我二老也能安心渡日。」

「老伯、伯母請您們放心，我是一個有始有終肯負責的人，等她離婚後，一定在上海或來香港結婚，決不食言。話又要說回來，如果她不做糊塗事，我們也不會相遇了，我是一直相信命運的，冥冥中自有安排的。老伯您是律師，請問有無辦法把手續早日完成？」

「照香港法律，丈夫棄家出走三年後，妻子可以再嫁，我不知大陸上的法律如何規定。」

「據英國律師說：五年內最好不要結婚。」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找不到這個人，他又是

天主教徒，離婚手續很繁複的。」

巧玲在旁靜聽，滿臉愁容，她媽媽更是含淚欲泣。潘先生看着女兒，嘆了一口氣用英語說：

「我的寶貝，妳為何如此糊塗呀！」

「老伯、伯母，您們不必生氣、擔憂，祇要有我在，巧玲不會再受苦。」

侍者捧上一大盤甜點，是一個大蛋糕，他用打火機一點，盤四面外即燃燒起來，煞是好看，一、二分鐘火滅後，他把蛋糕切成四份，內中是水菓聖代水淇淋，我連聲稱讚巧玲，她纔轉悲為喜，二位老人也恢復了正常。

侍者送上一壺咖啡，我們喝着，潘先生取出煙斗，我也抽起香煙，他們母女兩在囁囁私語，巧玲向我們說：

「你們倆在此談吧，我帶媽回房去休息一下。」

她們去後，潘先生說：

「羅先生你們預備住幾天？如不嫌棄，我想請你們住到我們家去，好嗎？」

「老伯請你以後叫我陽陽好了，我們大約留三天，我想不必麻煩伯母了，明天中午我們到府上午餐好嗎？」

「那也好，今天我們先到外面逛逛，晚上我請你們吃中國菜。」他抽了幾口煙又說：「陽陽，聽巧玲說，你在英國留過學，目前公司也很發達，你真是位了不起的青年。你家裡有多少人？」

「那裡，先父很早去世，我又是單傳，所以祇有老母親一人。我公司因為開銷省所以盈餘不

差，現在有巧玲幫我，生意更有發展。請問伯父，您工作順利否？」

他嘆了一口氣說：

「香港是英國人的天堂樂園，我幸福是廣東人而且我們老板又是爵士，在社會上很有地位，所以辦案比較容易，自己也過着中產階級的生活，但看看其他近五、六十萬中國窮人，心中時常為在殖民地上做順民的同胞們悲哀。」

我請潘先生介紹幾位從事商務好朋友詳談廣州、汕頭、廈門、海口、梧州、福州各地的商情，就便瞭解這些地方的市場情況，再秘密偵查瞭解日本間諜在華南的活動，潘先生滿口答應，在後替我介紹了陸君、溫君、施君、李君幾位，常在華南各地推展貿易業務的朋友，其中一位施先生非常能幹，對我的幫助很大，莉莉也要她媽媽替她介紹了幾位女友，都是很活躍，交遊廣闊的名女人，對我們所要查證和瞭解的事項，提供了很多極有價值的資料。（未完待續）

訂購「中外雜誌」贈送親友
是最高級的禮品，他（她）
會每月想起你的友情。全年
新臺幣陸百元，國外全年美
金貳拾壹元，航空另加郵費。